



小蕃茄的入場曲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蕭卓倫醫師

恍恍惚惚，如同經歷了一場開天闢地直至世界殞滅的長眠。眼前不見萬物漆黑一片，黑暗之中，隱約傳來規律、沉悶卻又讓我安心的搏動聲。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不知道自己身處何處，不知道往何而去，只覺好累好累，不禁又沉沉睡去……

醒來、睡去、醒來、睡去……無盡地輪迴，只是醒來的時間裡，發現眼前的黑開始出現各種顏色的亮塊，之後甚至開始出現些模糊的畫面，耳邊也開始傳來不同波段的音頻。一天，朦朧視野裡面，隱約有一個人形生物來到我附近，輕聲跟我說了幾句話復又消失在光團中，當時的我聽地不明確也記不下來，只記得些隻言片語：「可惜沒能留下」、「他們人很好」、「好好待著好好珍惜」。「他」抑或「她」是誰？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一邊思考，一邊感到黑暗又再度襲來。

各種感官刺激在一次次反覆睡眠中越發清晰，一次醒來，周圍不再是一片虛無，我坐在紅色絨布椅上，四周無數人身著正裝，坐在典雅木質牆壁圍出的音樂廳，一曲奏畢、掌聲四起、賓客四散離場，我茫然坐在位子上看著人群。突然一對攜手併行的男女經過我的身前，一股強大的動力驅使我起身，向那位女士的手抓去，前面這兩個人感受到手邊傳來的動靜，正要回頭的瞬間，畫面消失了。是夢？是回憶？那是什麼空間？那對男女又是誰？

無數個睡眠週期後，身邊混沌上方傳來好似廣播一樣的聲音，通常是一個溫柔的女聲，偶爾會有另一個沈穩的男聲出現。一開始，他們的聲音太模糊、長期的睡眠又使我頭暈腦脹，一再反覆傳來的人聲只讓我感到惱人，每次將要承受不住時，我就會生氣地邁開雙腿，想要逃離那詭異的

天音。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後，我越來越清醒，身邊那片寂寥的環境慢慢變得難以忍受，我突然對那每天固定時間出現的男聲女聲感到懷念，每次醒來總是滿心期待聲音的出現，聲音一響起我也馬上專心起來，儘可能在一片雜訊中，聽清楚裡面的字字句句。

有一次，睡夢中我被一陣外界的擠壓給驚醒，然後隨之而來的天聲中，我隱約聽到他們說，有感覺到就踢踢腿。我馬上用盡全身氣力往擠壓的方向踢上一腳，接著耳邊馬上傳來一整男女聲混合的驚呼，我這才發現原來我和這個天外廣播聲是能夠互動信息的！我馬上對著外面大聲吶喊，不過這次我再努力也沒有得到回應，細想了一下可能只有身體的震波能夠傳到外界。從此，每次清醒我的腳就會動個不停，天聲偶爾傳來的是樂曲音，切換到我喜歡聽的，我就踢個幾腳；打嗝了，全身一起跳動好不舒服，我也踢一腳跟他們說；有時睡得正香甜，廣播聲說聲要來戳你囉，然後隨之而來外界的擠壓，我也憤怒踢一下表示美夢打斷的不滿。

有一天，我一大清早就聽見女生的天音。這時間點有點異常，通常平常聽見她聲音都是在晚上，所以我印象特別深刻。接著傳來一陣規律的震上下晃動，隱約有一種移動了好遠好遠的感覺。我們好像被帶到一個特別的空間，聽見了一些陌生的聲音，也聽見熟悉的女生聲音在與其他人溝通。中間我聽到「高層次」、「超音波檢查」這些字眼。突然之間，從上方傳來一陣強烈的壓迫感，跟平常的手指戳動不一樣，這次像是有一大塊長方形板子在推擠我。我馬上踢腳抗議表達不滿，頭和身體也隨之移動來抵抗著。檢查旋即停止，我聽到外面的人笑著說：「寶寶的頭擋住了。」後來我慢慢又進入夢鄉，檢查再次開始。不過這次我實在太累了，就沒有像上次一樣激烈反應。過了半天，熟悉的女生聲音又出現了，她和那個熟悉男聲說：「很好喔，一切正常。」然後她笑著說：「你猜如何，就跟我剛懷上的那場音樂會的夢一樣，他是個男生呢！」那一刻我一愣，難道……那個夢真的不是夢嗎？我們竟然都夢到一樣的場景？

我到底是誰？我叫什麼名字？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顯然不只我好奇這個問題，因為我聽見女生天音說到：「要跟上一輩一樣，找個算命老師，幫寶寶取個名字嗎？」我一聽，馬上在向天空大喊道：「名字可是人生大事呢，怎麼可以交給一個不認識的什麼老師來替我決定？」，說完

還不忘踹上個幾腳以示抗議。感受到動靜，天上傳來咯咯的笑聲。還好，男生天音馬上附和我的想法，他說：「這種事當然是交由我們和寶寶自己決定比較好啊！」於是他們開始翻書、查筆劃、算五行，還結合姓氏配對，最後從字典裡面，找出符合筆劃的字，排列組合下，列出好多名字，最後再根據超音波生成的示意圖，以及音樂會之夢裡模糊的印象，選出符合想象中氣質的名字，再刪掉幾個顯而易見的菜市場名。最後，這些名字從天聲傳來，我一個個聽過，只要我喜歡的名字，我就會踢腳表達認同。最後，名字選出來了，男生天音和我說道：「嗯，真是個又好聽，又有文學氣質的名字呢。小名也一起出來了喔，就叫你小蕃茄喔！」為什麼是小蕃茄呀？因為我的頭小小圓圓的？還是就純粹是諧音呢？算了，有機會見面再問他們，我終於有自己的名字了，好開心。

偶爾，熟悉的女生聲音會和幾個音頻相近的女生聊天。我常常聽見她們嘰嘰喳喳談論著我，說什麼時候才能見到我呢？有次，她算了一下日期，突然說：「糟了！他出生的時間剛好是醫院成為空城的春節假期，說不定主治醫師會請假回家過年耶，可能到時候只有總醫師幫忙接生……」然後她又補了一句：「更重要的是，那時出生的話，會水瓶座的寶寶。」另一個女生馬上說：「蛤，水瓶座個性很古怪耶～」她們最後下了一致的結論跟我說道：「希望你能早點出來，這樣子才會是那個熟悉的產科醫師來接你，而且當個摩羯座寶寶最好！」

隨著時間過去，我的身體慢慢長大，感官也越來越清楚。我甚至開始能聞到外面的氣味，偶爾我會覺得我被帶到一個人聲吵雜的環境，裡面充滿像是酒精消毒水的味道，每次都會有一個熟悉、年長的女生聲音一面擠壓我一面跟我說話，一陣忙碌最後，她總會跟大家報告結論，比如「胎位正常，1200。」然後熟悉的男聲和女聲就會笑得很開心說我真棒。漸漸地，這樣的檢查變得頻繁，好像7天就會見一次面。我也越來越常聽到她跟熟悉的女聲說：「媽媽的體型大大不小剛剛好，寶寶2800就更好了，這樣的重量剛好可以順其自然出來，就算真的過年出來，也不用擔心，我都會待著等你們的」當天晚上，女聲天音對著我說：「寶寶，2800是我們的目標，到時候早一點出來不要賴著不走，也不要太多妊娠紋喔，一起說一遍，摩羯寶，2800」，從此「摩羯寶，2800」這個句子深深印在我的腦子裡，我聽懂了她的指示，也認真長大準備。

終於，那一天來臨了。我感覺到所有條件都準備妥當，聽從天音的引導，我決定是時候出來了！我使出全身力氣扭轉身體，隨即聽到熟悉女生驚呼：「痛——」然而，我不知道這是如此困難，一下我就散盡氣力，我再一次陷入黑暗沉睡之中，恍惚間仍有她和男生的聲音，男生和女生們帶我去了上次熟悉充滿酒精消毒為以及人聲鼎沸的那棟建築。

中間我在休息的時候，一邊聽見熟悉的女生聲音中混雜著一絲不舒服的聲音，我心裡感到難過又不捨，只希望等一下能順利配合。另一邊，男生的聲音則試著輕鬆地說些的話，轉移大家緊繃的神經，他說：「小蕃茄，整個病房裡都是跟你一樣排隊報到、等待出場的人喔！但是你比他們還要厲害，他們有些太早就急著出來，結果媽媽們得住在病房裡好久，連上廁所都不能下床呢。也有些寶寶則是賴在媽媽肚子裡不肯出來，一直不走、一直不走，最後得用各種方式催促才行，有時候甚至催了好幾天，最後還得讓媽媽肚子上多一道大大的傷口呢。」他語氣突然變得溫柔而驕傲：「但你不同，小蕃茄，你第一次就這麼準時、這麼努力，爸爸知道你將來一定是個懂事又貼心的孩子。我們再一起努力一下吧，很快就能見面囉！」好的，我毅然點了頭。

這次我學聰明了，順著一陣猛力收縮，我迅速將力量集中往下使勁地鑽，一陣濕潤的液體從我身邊滑過，接著感受到規律的擠壓，我的頭皮好像感受到外面冰涼的空氣，接著我的頭被一個吸盤吸住，整個人被牽引了出去，好冷、好亮。

我睜開眼，模模糊糊的視野裡，出現了幾張熟悉的臉。他們是……他們不就是我夢裡那個音樂會上的人們嗎？原來那不是夢！他們齊聲對我說話：「2810公克，剛過10分鐘的水瓶寶，從肚子裡面就那麼聽爸爸媽媽的話，小蕃茄，你好棒！」最後，笑意盈盈地和我說聲「歡迎見面！」